

說郛卷第三十九

侯鯖錄

八卷當併入前三十卷內侯鯖錄中

宋趙令時

字德麟

東坡與司馬溫公論茶墨溫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
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
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性同也譬
如賢士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
是

集韻云鱒

音

魚也皮可冒鼓今多以鼉鼓使鼉字非也此水蟲耳

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
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
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
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

斯文撫卷嘆息且未知張生果爲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爲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銘云暨其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亦避嫌耳僕退而攷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予家所收未全或別本有之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于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旣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爲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實生年二十一歲不知女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墓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爲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按韋爲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

氏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子微之

爲中表正傳奇言所謂鄭氏爲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

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豔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

傳奇書立微春

詞二首以授之不書除字者卽此意是也

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

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詩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敘

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

夢遊春詩云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車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期二十四歲也

其詩

中多言雙文意謂二鶯字爲雙文也併書之後使覽之者可考焉

又意古豔詩詩多微之專因鶯鶯面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

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聲愛嬌小燕翼玩透迤注云昔

予賦詩云時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

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

傳奇書生贊其書于所知予亦聞其說生善善楊巨源源爲賦豔詩一絕

凡是

數端有一于此可驗決爲微之無疑况于如是之衆耶然必更以

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名氏本同所自出耶

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然後爲拓跋氏後魏有闕改姓

元 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事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得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足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風流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鮮也雖爲避嫌然意微而顯見于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作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云微之古豔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自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兩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髣髴開香不是香頻

動橫波噴不語等閑教見小兒郎離思云自愛殘粧曉鏡中金釵
謾插綠絲叢須臾日射臙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山泉散漫遶階
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紅羅著
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繆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回顧半緣修道
半緣君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
憐枝葉度殘春春曉詩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
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古決絕詞云乍可爲天上牽牛
織女星不願爲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
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
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况當此時拋去時握手
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苦參差借如死相別安得
長苦悲又云噫春水之將泮何予懷之獨結有美一人于焉曠絕

一日不見比于三年况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籊
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
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
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
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又云夜夜相抱眠幽懷尙沉結
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暫相悅虹橋薄夜成
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鶴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
星欲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相別天
公若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
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權深處暗聞香花籠微月竹籠
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鞦韆寒輕夜
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半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

倚新簾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
頭雲映褪紅酥贈雙文云豔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自笑
閒坐更無憖曉月行看墮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
冷淺漫溪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
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過遶鴛鴦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
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幙間徘
徊意猶懼閒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鈎紫金鍍遶
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閣侍兒起見
我遙相諭鋪設錦繡裯施張鈿裝具潛裹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
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偏斂態朝霞聚睡臉桃破風汗
粧蓮委露叢梳百葉髻金蹙重臺履紕軟鈿頭裙玲瓏合歡袴鮮
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惜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

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頓悟覺
來八九年不向花回顧雜選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
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

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薜玉佩迎高

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云云謝天和戲之夢遊仙詩序之云
斯言也不可便不知晉者知知

晉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晉者也晉不致不使晉子知予尋斯言三
復其指大抵悔既往而幡將來者也云云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矣微之年譜

己未代宗大曆十四年是歲微
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

元元年是歲微
氏生乙丑貞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
明憲及第甲戌至己

卯十五年十二月辛未歲寧王潭瑊薨于
藩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
百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

羅氏年十七傳奇晉子今
之貞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傳奇晉生以文調西去所
文殿不列遂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氣多屬正次

年春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晉後錄餘
也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

授校書郎即與微之夢游春二紀
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永貞元年丙戌

憲宗元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蒙茂明
于禮用科第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二年是歲微
監察御

史
己丑四年

是歲雲章氏年二十九矣

庚寅五年

是歲乾江陵土曹

辛卯至甲午九年

從廣州

乙未十年

是歲召入部從通州司馬

丙申至己亥十四年

是歲徙越州長史為膳部員外

庚子十五

年

是歲穆宗即位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辛丑穆宗長慶元年

是歲權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東事

壬寅三年

出為同州刺史

癸卯甲辰四年

是歲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

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

元年己酉三年

是歲召為尚書右丞旋改鄂岳節度使

庚戌辛亥五年

是歲薨于鎮年五十三

元微之

所述傳奇傳曰予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于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于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于鄭敍其次乃是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于軍軍之徒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中堂譙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承乃命其子曰歡郎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兄久之崔辭以疾怒

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又久之乃至常服眸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凝眸豔色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宛不蒙對終席而罷張生自是惓惓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者私爲之地數四乘間遂道其衷翌日紅娘復至且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之婚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亡止食亡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幾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以彩牋授張生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諭其旨是歲

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墻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至則端服麗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固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爲義終以掠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欲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因諭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保無及于亂言畢翻然而逝張生失色者久之復踰而返由是絕望矣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驚欵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生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張生拭目危坐者久之久之猶疑夢寐俄而紅娘捧崔而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向時之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而

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于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于裯席也已而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以授之貽崔氏自是崔氏復容之朝隱而出莫隱而入同安于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喻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行不數月張生復遊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雅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凄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臨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

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歎歎崔投琴擁而泣下
流漣趣歸鄭所遂不復至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于
京因貽書于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于此書曰奉覽來
問烈愛過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
惠誰復爲容伏承便於京中就業於修進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
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
失至于夢寐之間亦多敍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若尋常幽
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始暖而思之甚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
處兄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
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松柏留心致有自獻之
羞不復明侍巾櫛歿身永恨含欺何言倘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
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

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千萬珍重玉環一枚是兒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始終不絕兼致綵絲一絢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數物不足珍意者且欲君子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遙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無以鄙爲深念也張生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生之志固絕之矣後歲餘崔委身于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生怨念之誠動于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嬾下床不爲旁人羞不起爲郎憔悴却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氏賦一詩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

陶朱新錄 一卷

宋馬

純

字子約號機微臨軍父人寓陶朱鄉一作單州城父人

黃定者于紹聖間有以牛目司馬溫公者因作冤牛文華州村民往歲有耕山者日晡疲甚遂枕犁而臥乳虎翳林間怒鬣搖尾張勢作威欲啖而食屢前牛輒以身立其人之體上左右以角抵虎甚力虎不得食垂涎至地而去其人則熟寢未之知也虎行已遠牛且未離其體人則覺而惡之意以爲妖因杖牛牛不能言而奔輒自逐之盡怒而得愈見怪焉歸而殺之解其體食其肉不悔夫牛有功而見殺盡力于不見知之地死而不能以自明向使其人早覺而悟虎之害已則牛知免而獲德矣惟牛出身捍虎于其人未覺之前此所以功立而身斃嗚呼觀此可以見夫天下之害甚于翳虎忠臣之功力于一牛嫌疑之猜過于伏體不悟于心深于熟寢苟人主莫或察焉則忠義之恨何所自別哉傳稱妾伴僵而棄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笞固有忠臣獲罪言猶諒夫客有目牛之事親過而弔焉予聞其語感而書冤牛云又自跋曰

是牛也能捍虎于其人未寤之前而不能全其功于虎行之後其見殺宜哉

嘉王榜王昂作狀元始婚禮夕婦家立索催妝詞昂走筆賦好事近云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脂粉污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王太尉恩自親事官出上皇時爲三衙其夫人爲買妾甚美恩方詣之見恩婢間雕青驚指曰此何物也恩自失而回謂夫人曰所買何等人必良家子遂訪之妾具言母縣主也父死貧故見鬻乃呼其母至不肯言其實又喻之曰不要你還直願但言之方道其事與妾同恩遂呼諸小吏之未婚者令妾與母自擇得一少年其家亦仕宦父爲右職卽命歸白其父具聘禮恩又以數百千爲資送奩具戒其婿使善奉其妻之母焉噫恩本一卒而有士君子之行宜其貴也

元祐黨籍凡三著僕家舊有元祐姦黨碑建炎間呂元直作相取去最後者也其間多是元符間臣僚文曰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十九人皇帝書而刻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瘴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述之志司空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

司馬光

文彥博

呂公著

呂大防

劉摯

范純仁

韓忠彥

梁燾

王岩叟

曾布

蘇轍

王存

鄭雍

傅堯俞

趙瞻

韓維

孫固

范百祿

胡宗愈

李清臣

劉奉世 范純禮 安燾 陸佃並元 黃履祥

張商英 蔣之奇符元

曾任待制已上官四十九人

蘇軾 劉安世 范祖禹 朱光庭 姚勗

趙君錫 馬默 孔武仲 孔文仲 吳安持

孫覺 錢勰 李之純 鮮于侁 趙彥若

趙高 王欽臣 孫昇 李周 王汾

韓川 顧臨 賈易 呂希純 曾肇

王觀 范純粹 呂陶 王古 豐稷

張舜民 張問 楊畏 陳次昇 鄒浩

謝文瓘並元 岑象求 周鼎 徐勣 路昌衡

董執逸 上官均 葉濤 郭知章 楊康國

龔源 朱紱 葉祖洽 朱師服並元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觀 黃庭堅 晁補之 張耒 吳安詩

歐陽棐 劉唐老 王鞏 呂希哲 杜純

張保源 孔平仲 湯彘 司馬康 宋保國

黃隱 畢仲遊 常安民 汪衍 余爽

鄭俠 常立 程頤 唐義問 余卞

李格非 陳瓘 任伯雨 張庭堅 馬涓

陳鄂 孫諤 朱光裔 蘇嘉 龔夫

王回 呂希績 吳儔 歐陽中立並元祐 尹材

葉仲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中 商倚

陳祐 虞防 李祉 李深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琳 蘇昞 葛茂宗

劉渭 柴袞 洪羽 趙天祖 李新

衡鈞	充公遠	馮百藥	周誼	孫琮
范柔中	鄧考甫	王察	趙岫	胡端修
封覺民	李傑	李賁	趙令疇	郭執中
石芳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張集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高漸	張夙
鮮于綽	呂諒卿	王貫	朱紘	吳朋
梁安國	王古	蘇迴	檀固	何大受
王箴	鹿敏求	江公望	曾紆	高士育
鄧忠臣	种師極	韓浩	郁旼	秦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王拯
黃安期	陳師錫	于肇	黃遷	黃佚正
許堯甫	楊肫	胡良	梅君愈	寇宗顏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黃才

曹盥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葛輝

宋壽岳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潛 董祥 楊懷寶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元中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芻

周諤 蕭刑 趙鉞 滕友 江洵

方适 許端卿 李昭玘 向紉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楊彥璋 廖正一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符慶元

武臣二十五人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田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溶 郭子旂 錢盛

趙希德 汪長民 李永 王庭臣 吉師雄

李愚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高士權

李嘉亮 李玠 劉延肇 姚雄 李基並元符

內臣二十九人

梁惟簡 陳衍 梁知新 張士良 李倬

譚辰 寶鉞 黃卿從 趙約 馮說

曾燾 蘇舜民 梁弼 楊偁 陳恂

張茂則 張琳 李偁 李穆 閻守勤

王紱 裴彥臣 王化基 鄭居簡 王道

鄧世昌 蔡克明 王化臣 張祐並元祐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元祐 章惇元符

右令准尙書兵部符備降敕命指揮立石監司廳

崇寧四年二月日

此兩浙常平司所立碑時天下監司郡守皆立之後星變遂毀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齋熟寢與衆戲以香燭花果楮鏹之類設供于臥榻之前而潛伺之寢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歎歎不已少頃復寐久不起視之真死矣乃撤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於人豈乍覺見此驚散神魂遂不復還體也耶事有不可知者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滸躍入小舟度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倖趙元蹈曰熊于字爲能火郡中宜慎火燭趙笑不以爲然果延燒官民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間收陳州賊杜用軍于陳之鄧灣統制官曹實韓宏守統制王渙寨門中夜聞小喧徐擁一美婦出斬之行刑者潛語二將曰

某屢斬無辜矣重自歎息又曰適婦人自云陳之胥妻也早來王統制得之賊中欲與之通不允已刺一刀通又逼之婦人曰統制軍官也隨都統來破賊本爲百姓除害若要新婦充婢使則可若欲見私所不願也王渙欲強之且曰我當殺汝婦人又曰如此統制亦賊耳一死何懼遂命斬之二將嗟嘆通夕不能寢噫保其貞潔而不愛死雖古烈女不之邊也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黑而如常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遊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凭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墮井而死者因濬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時半邊者五內皆無方大驚異後復置井中今三魚尙存俗傳漢高帝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遁此語固無根難信然已剗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真蠟風土記

元周達觀

號東齋逸民永嘉人

真蠟國或稱占蠟其國自稱曰甘孛智今聖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澈浦只蓋亦甘孛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歷閩廣海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又自真浦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港凡有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港以沙淺故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水黃沙白葦倉卒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爲難事自港口西北行順水可半月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船順水可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干傍取城五十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月路西南拒暹羅半月程南拒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海也舊爲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峻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萬戶一金牌千戶同到本國竟爲拘執不返元真乙未之六

月聖天子遣使招諭俾予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溫州港口開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遇風不利秋七月始至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泊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略亦可見矣

州城周圍可二十里有五門門各兩重惟東向開二門餘向皆一門城之外皆巨濠濠之上通衢大橋橋之兩傍各有石神五十四枚如石將軍之狀甚巨面獐五門皆相似橋之欄皆石爲之鑿爲蛇形蛇皆九頭五十四神皆以手拔蛇有不容其走逸之勢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西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門之兩傍鑿石爲象形城皆疊石爲之高可二丈石甚周密堅固且不生繁艸却無女牆城之上間或種桃椰子比比皆空屋其內向面坡子厚可十餘丈坡上皆有大門夜閉早開亦有監門者惟狗不許入門其城甚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曾受斬趾刑人亦不許入門當

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有金橋一所金獅子二枚列于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于石屋之下金塔之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比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其下亦有石屋數十間又其北一里許則國主之廬也其寢室又有金塔一座焉所以舶商自來有富貴真蠟之褒者想爲此也石塔山在南門外半里餘俗傳魯般一夜造成魯般墓在南門外一里許周圍可十里石屋數百間東池在城東十里周圍可百里有石塔石屋塔之中有臥銅佛一身臍中常有水流出北池在城北五里中有金方塔一座石屋數十間金獅子金佛銅象銅牛銅馬之屬皆有之

國宮及官舍府第皆面東國宮在金塔金橋之北近北門周圍可五六里其正室之瓦以鉛爲之餘皆土瓦黃色梁柱甚巨皆雕畫佛形屋頗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稍有規模其蒞事處有金窗

櫺左右方柱上有鏡約有四五十面列放于窗之傍其下爲像形
聞內中多有奇處防禁甚嚴不可得面見也其內中金塔國主夜
則臥其下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
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
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番主死期至矣若番
主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如國戚大臣等屋制度廣袤與常
人家迥別周圍皆用艸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各隨其
官之等級以爲屋室廣狹之制其下如百姓之家止用艸蓋瓦片
不敢上屋其廣狹雖隨其家之貧富然終不敢效府第制度也
自國主以下男女皆椎髻袒裼止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一
條纏于小布之上布甚有等級國主所打之布打字作用
字方通有直金三
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其國中雖自織布暹羅及占城皆有來者
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爲上曰其精巧而細美故也惟國主可打純

花布頭戴金冠子如金剛頭上所戴者或有不戴冠但以線穿
香花如茉莉之類周匝于髻間頂上帶大珍珠三五斤計手足及
諸指上皆帶金鐲指展上皆嵌貓兒眼睛石其下跣足足下及手
掌皆以紅藥染赤色出則手持金劍百姓間惟婦女可染手足掌
男子不敢也大臣國戚可打疎花布惟官人可打兩頭花布百姓
間惟婦女可打之新唐人雖打兩頭花布人亦不敢罪之以其暗
丁八殺故也暗丁八殺者不識體例也

國中亦有丞相將帥司天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
耳大率皆國戚爲之否則亦納女爲嬪其出入儀從各有等級用
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爲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金轎扛一金
傘柄者又次之止用一金傘柄者又其次之其下者止用一銀傘
柄而已亦有用銀轎扛者金傘柄已上官皆呼爲巴丁或呼暗丁
銀傘柄者呼爲厮辣的傘皆以中國紅絹爲之其裙直拖地油傘

皆以綠絹爲之裙却短

爲儒者呼爲班詰爲僧者呼爲苧姑爲道者呼爲八思惟班詰不知其所祖亦無所謂學舍講習之處亦難究其所讀何書但見其如常人打布之外于項上掛白纜一條此以別其爲儒耳由班詰入仕者則爲高上之人項上之纜終身不去苧姑削髮穿黃偏袒右肩其下則繫黃布裙跣足寺亦許用瓦蓋中止有一像正如釋迦佛之狀呼爲孛賴穿紅塑以泥飾以丹青外此別無像也塔中之佛相貌又別皆以銅鑄成無鐘磬鐃鈴亦無幢幡寶蓋之類僧皆茹魚肉惟不飲酒供佛亦用魚肉每日一齋皆取辦于齋主之家寺中不設廚竈所誦之經甚多皆以貝葉疊成極其齊整于上寫黑字既不用筆墨但不知其用何物書寫僧亦用金銀轎扛傘柄者國主有大政亦咨訪之却無尼姑八思惟止常人打布之外但于頭上戴一紅布或白布如韃靼娘子罽姑之狀而略低亦有

宮觀但比之寺院較狹而道教者亦不如僧教之盛耳所供無別像但止一硯石如中國社壇中之石耳亦不知其所祖也却有女道士宮觀亦得用瓦八思惟不食他人之食亦不令人見食亦不飲酒不曾見其誦經及與人功果之事俗之小兒入學者皆先就僧家教習暨長而還俗其詳莫能考也

人但知蠻俗人物醜甚黑殊不知居于海島村僻及尋常閭巷

間者則信然矣至如宮人及南棚婦女

南棚乃府第也

多有其白如玉者蓋

以不見天日故也大抵一布纏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胸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主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

人其下嬪妾之屬聞亦有三五千聞亦自分等級未嘗輕出戶予

每一入內見番王必與正妻同出乃坐正室金窗中諸宮人皆次

第列于兩廊窗中徙倚以窺視予備獲一見凡人家有女美貌者

必召入內其下供內中出入之役者呼爲陳家蘭亦不下一二千

數却皆有丈夫與民間雜處只于顛門之前削去其髮如北人開水道之狀塗以銀硃及于兩鬢之傍以此爲陳家蘭別耳惟此婦可以入內其下餘人不可得而入也內宮之前多有絡繹于道途間尋常婦女椎髻之外別無釵梳頭面之飾但臂中帶金鐲指中帶金指展且陳家蘭及內中諸宮人皆用之男女身上常塗番藥以檀麝等香合成家家皆修佛事國中有二形人每日以十數成羣行於墟場間常有招徠唐人之意反有厚餽可醜可惡

番婦產後卽作熱飯拌之以鹽納于陰戶凡一晝夜而除之以此產中無病且收斂常如室女予初聞而詫之深疑其不然旣而所泊之家有女育子備知其事且次日卽抱嬰兒同往河內澡洗尤所怪見又每見人言番婦多淫產後一兩日卽與夫合若丈夫不中所欲卽有買臣見棄之事若丈夫適有遠役只數夜則可過十餘夜其婦必曰我非是鬼如何孤眠淫蕩之心尤切然亦聞有守

志者婦女最易老蓋其昏嫁產育既早二三十歲人已如中國四五十歲人矣

人家養女其父母必祝之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富室之女自七歲或至九歲至貧之家則止于十一歲必命僧道去其童身名曰陣毯蓋官司每歲于中國四月內擇一日頒行本國應有養女當陣毯之家先行申報官司官司先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處約以是夜遇昏點燭至刻畫處則爲陣毯時候矣先期一月或半月或十日父母必擇一僧或一道隨其何處寺觀往往亦自有主顧向上好僧皆爲官戶富室所先貧者亦不暇擇也官富之家饋以酒米布帛檳榔銀器之類至有一百担者該直中國二三百兩銀子之物少者或三四十担或一二十担隨其家之豐儉所以貧人之家至十一二歲而始行事者爲難辦此物故耳富家亦有舍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蓋以一歲之中一僧止

可馭一女僧既允受更不他許是夜其家大設飲食鼓樂會親鄰門外縛一高棚裝塑泥人泥獸之屬于其上或十餘或止三四枚貧家則無之各按故事凡七日而始撤既昏以轎傘鼓樂迎此僧而歸以綵帛結二亭子一則坐女于其中一則坐僧于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鼓樂之聲喧闐是夜不禁犯夜聞至期與女俱入房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或謂父母親鄰各點于額上或謂俱嘗以口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或謂無此但不容唐人見之所以莫知其的至天將明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後當以布帛之類與僧贖身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不可得而他適也予所見者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此後則斥于房外任其所之無復拘束隄防之矣至若嫁娶則雖有納幣之禮不過苟簡從事多有先姦而後娶者其風俗既不以爲恥亦不以爲怪也陣毯之夜一巷中或至十餘家城中迎僧道者交錯于途

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

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餘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貧之家則無之蓋野人者山中之人也自有種類俗呼爲撞賊到城中皆不敢入人之家城間人相罵者亦呼之爲撞則恨入骨髓其見輕于人如此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老弱者一枚止三四十布可得只許于樓下坐臥若執役方許登樓亦必跪膝合掌頂禮而後敢進呼主人爲巴駝主母爲米巴駝者父也米者母也若有過撻之則俯首受杖略不敢動其牝牡自相配偶主人終無與之交接之理或唐人在彼久曠者不擇一與之接主人得于所聞次日亦不肯與之同坐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或于外人交至于有姪養子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蓋以其所在不齒且利其得子仍可爲他日之奴婢也或有逃者擒而復得之必于而刺以青或項上帶鐵以錮之亦有帶于雙腿間者

國中言語自成音聲雖近而占城通人皆不通話說如以一爲梅
二爲別三爲卑四爲般五爲孛藍梅七爲孛藍別八爲孛藍卑九
爲孛藍般十爲答呼父爲巴駝至叔伯亦呼爲巴駝呼母爲米姑
姨孀姆以至鄰人之尊年者亦呼爲米呼兄爲邦姊亦呼爲邦呼
弟爲補溫呼舅爲乞賴姑夫姊夫姨夫妹夫亦呼爲孛賴大抵多
以下字在上如言此人乃張三之弟則曰補溫張三彼人乃李四
之舅則曰乞賴李四又如呼中國爲備世呼官人爲巴丁呼秀才
爲班詰乃呼中國之官人不曰備世巴丁而曰巴丁備世呼中國
之秀才不曰備世班詰而曰班詰備世大抵皆如此其大略耳
至若官府則有官府之議論秀才則有秀才之文談僧道自有僧
道之語說城市村落言語又自不同亦與中國無異也

野人有二種有一等通往來話言之野人乃賣與城間爲奴之類
是也有一等不屬教化不通言語之野人此輩皆無家可居但領

其家屬巡行于山頭戴一瓦盆而走遇有野獸以弧矢標鎗射而得之擊火于石共烹食而去其性甚很其藥甚毒同黨中常自相殺戮近地亦有以種荳蔻木棉花織布爲業者布甚麓厚花紋甚別

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皆以麂鹿皮等物染黑隨其大小闊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堊之類搓爲小條子其名爲梭拈于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插于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爲何人書寫須以溼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正似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書向前却不自上書下也予聞之也先海牙云其字母音聲正與蒙古音相類但所不同者三兩字耳初無印信人家告狀亦無書舖書寫

每用中國十月以爲正月是月也名爲佳得當國宮之前縛大棚棚上可容千餘人盡掛燈毬花朵之屬其對岸遠離二三十丈地

則以木接續縛成高棚如造搭撲竿之狀可高二十餘丈每夜或設三四座或五六座裝烟火爆竹于其上此皆諸屬郡及諸府第認直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烟火爆竹烟火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竹其大如砲聲震一城其官屬貴戚每人分以巨燭檳榔所費甚夥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半月而後止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壓獵者聚一國之象皆來城中教閱于國宮之前五月則迎佛水聚一國遠近之佛皆送水來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則燒稻其時新稻已熟迎于南門外燒之以供諸佛婦女車象往觀者無數國主却不出八月則挨藍挨藍者舞也點差伎樂每日就國宮內挨藍且鬪猪鬪象國主亦請奉使觀焉如是者一旬其餘月分不能詳記也國中
 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是大小盡却與中國不同中國閏歲則彼亦必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一夜只分四

更每七日一輪亦如中國所謂開閉建除之類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名者有兩日最吉三日平平四日最凶何日可出東方何日可出西方雖婦人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與中國同但所呼之名異耳如以馬爲卜賽呼雞爲欒呼豬爲直盧呼牛爲茵之類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國主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于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于坑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資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人或有死于門首者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人家若獲盜亦可自施監禁拷打之刑却有二項可取且如人家失物疑此人爲盜不肯招認遂以鍋煎油極熱令此人伸手于其中若果偷物

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云番人有異法如此又兩家交訟莫辨
曲直國宮之對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之外
兩家自以親屬互相隄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其無理者必獲
証候而出或身上生瘡癩或咳嗽發熱之類有理者略無纖事以
此剖判曲直謂之天獄蓋其土神之靈有如此也

國人尋常有病多是入水浸浴及頻頻洗頭便自痊可然多病癩
者比比道途間土人雖與之同臥同食亦不校或謂彼中風土有
此疾又云曾有國主患此疾故人不之嫌以愚意觀之往往好色
之餘便入水澡洗故成此疾聞土人色慾纔畢皆入水澡洗其患
痢者十死八九亦有貨藥于市者與中國之藥不類不知其爲何
物更有一等師巫之屬與人行持尤爲可笑

人死無棺止貯以筵席之類蓋之以布其出喪也前亦用旗幟鼓
樂之屬又以兩柁盛以炒米繞路拋撒抬至城外僻遠無人之地

棄擲而去俟有鷹雅犬畜來食頃刻而盡則謂父母有福故獲此報若不食或食而不盡反謂父母獲罪而至此今亦漸有焚化者往往皆是唐人之遺種也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盡髡其髮女子則于頂門剪髮如錢大以此爲孝耳國主亦有塔葬埋但不知葬身與葬骨耳

大抵一歲中有可三四番收種蓋四時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識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絕無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後方止淡水洋中水痕可高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中僅可通小舟深處不過三五尺人家又旋移下耕種者指至何時稻熟是時水可澆至何處隨其地而播種之耕不用牛耒耜鎌鋤之器雖稻相類而制自不相同又有一等野田不種常生水高至一丈而稻亦與之俱高想別一種也但糞田及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也若

唐人到此皆不與言及中國糞壅之事恐爲所鄙每三二家共掘地爲坑蓋之以艸滿則填之又別掘地凡登溷既畢須入池洗淨凡洗淨止用左手右手留以拿飯見唐人登廁用紙揩拭者皆笑之甚至不欲其登門婦人亦有立而溺者可笑可笑

自入真埔以來率多平林叢木長江巨港橫亘數百里森森古樹裊裊修藤禽獸之聲雜選于其間至半港而始有曠田絕無寸木彌望芄芄禾黍而已野牛以千百成羣聚于其地又有竹坡繇亘數百里其竹節間生刺笋味至苦四畔皆有高山山多異木無木處乃犀象屯聚養育之地珍禽奇獸不計其數細色有翠毛象牙犀角黃蠟籠色有降真荳蔻畫黃紫梗大風子油翡翠其得也頗難蓋叢林中有池池中有魚翡翠自林中飛出求魚番人以樹葉蔽體而坐水濱籠一雌以誘之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之有終日止獲三五枚或有不得者象牙則山僻人家有之每一象死方有

二牙舊傳謂每歲一換牙者非也其牙以標而殺之者爲上自死而隨時爲人所收者次之死于山中多年者斯爲下矣黃蠟出于村落朽樹間其一種細腰蜂有如馬蟻者番人取而得之每一船可收二三千碗每一碗大者三四十斤小者亦不下十八九斤犀角白而帶花者爲上黑爲下降眞生叢林中番人頗費斫斫之勞蓋此乃樹之心耳其外白木可厚八九寸其少亦不下四五寸荳蔻皆野人山上所種畫黃乃一等樹間之脂番人預先一年以刀砍樹滴瀝其脂至次年而始收紫梗生于一等樹枝間正如桑寄生之狀亦頗難得大楓子油乃大樹之子狀如椰子而圓中有子數十枚胡椒間亦有之纏藤而生纍纍如綠草子其生而青者更辣

國中賣買皆婦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須先納一婦人者兼亦利其能賣買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卽罷無鋪店但以蓬蓆之類

鋪于地間各有常處間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閩則用米穀及唐貨次則用布若乃大交關則用金銀矣往年土人最朴見唐人頗加敬畏呼之爲佛見則伏地頂禮今亦有脫騙欺負唐人者矣以去人之多故也

其地想不出金銀以唐人金銀爲第一五色輕縑帛次之其次如眞州之錫蠟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甕器及水銀銀硃紙劄硫黃磺硝檀香草芎白芷麝香麻布黃草布雨傘鐵鍋銅盤水珠桐油篋箕木梳針其麓重則如明州之席甚欲得者則菽麥也然不可將去耳

惟石榴甘蔗荷花蓮藕羊桃蕉芎與中國同荔支橘子狀雖同而味酸其餘皆中國所未曾見也樹木亦甚各別草花更多且香而豔水中之花更有多品皆不知其名至若桃李梅杏松柏杉檜梨

棗楊柳蘭桂菊芷之類皆所無也

正月亦
有荷花

禽有孔雀翡翠鸚哥乃中國所無其餘如鷹鴉鷺鶯雀兒鷓鴣鶴
鶴野鴨黃雀等物皆有之所無者喜鵲鴻雁黃鶯杜宇燕鷗之屬
獸有犀象野牛山馬乃中國所無其餘如虎豹熊羆野豬麋鹿麋
麂猿狸狢之類甚多所不見者獅子猩猩駱駝耳雞鴨牛羊猪馬
所在不論也馬甚矮小牛甚多生不敢騎死不敢食亦不敢剝其
皮聽其腐爛而已以其與人出力故也但以駕車耳在先無鵝近
有舟人自中國攜去鼠有大如猫者又有一等鼠頭腦絕類新生
小狗兒

蔬菜有葱芥韭茄西瓜冬瓜王瓜莧菜所無者蘿蔔生菜苦蕒菠
蓂之類瓜茄雖正二月間亦有之茄樹有經數年不除者水棉花
樹高可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不識名之菜甚多水中之菜亦多
種

魚鱉惟黑鯉魚最多其他鯉鯽草魚亦多有吐哺魚大者重二斤

以上更有不識名之魚甚多此皆淡水洋中所來者至若海中之魚色色有之鱈魚湖鰻田雞土人不食之入夜則縱橫道途間鼃鼉大如合苧雖六藏之龜亦充食用查南之鰕重一斤以上真蒲龜脚可長八九寸許鱈魚大者如船有四腳絕類龍特無角耳鯉甚脆美蛤蜊蠓螺之屬淡水洋中可捧而得獨不見蟹想亦有之而人不食耳

酒有四等第一等唐人呼爲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中半爲之其次者土人呼爲朋牙四以樹葉爲之朋牙四者乃一等樹葉之名也又其次以米或以剩飯爲之名曰包稜角蓋包稜角者米也其下有糖鑑酒以糖爲之又入港濱水人有菱醬酒蓋有一等菱葉生于水濱其漿可以釀酒

鹺物國中無禁自真浦巴澗濱海等處率皆燒山間更有一等石味勝于鹽可琢以成器土人不能爲醋羹中欲酸則着以咸平樹

葉樹既生莢則用莢既生子則用子亦不識合醬爲無麥與豈故也亦不曾造麴蓋以蜜水及樹葉釀酒所用者酒藥耳亦如鄉閭白酒藥之狀

土人皆不事蠶桑婦人亦不識針綫縫補之事僅能織木棉布而已亦不能紡但以手捏成條無機杼以一頭縛腰一頭搭窗上梭亦止用一竹管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爲業桑種蠶種皆自暹中來亦無蔴苧惟有絡蔴暹人却以絲自織皂綾衣着暹婦却能縫補土人打布損破皆倩暹婦補之

尋常人家房舍之外別無桌凳孟桶之屬但煮飯則用一瓦釜煮羹則用一瓦鉢就地埋三石爲竈以椰子殼爲杓盛飯用中國瓦盤或銅盤羹則用樹葉造一小碗雖盛汁亦不漏又以莢葉製一小勺用兜汁入口用畢則棄之雖祭祀神佛亦然又以一錫器或瓦器盛水於傍用以醮手蓋飯只用手拿其粘于手者非水不能

去也飲酒則用鐵器可盛三四盞許其名爲怡盛酒則用鐵注子
貧人則用瓦鉢子若府第富家則一一用銀至有用金者國主處
多用金器制度形狀又別地下所鋪者明州之草席亦有鋪虎豹
麀鹿等皮及藤簟者近新置矮桌子高尺許睡只以席臥于地又
用矮床者往往皆唐人製作也夜多蚊子亦用布罩國主內中以
銷金縑帛爲之皆舶商所饋也稻子不用礬磨但只杵臼耳

轎之制以一木屈其兩頭豎起雕刻花樣以金銀裹之所謂金銀
轎杠者此也每頭一尺之內釘一鈎子以大布一條厚摺用繩繫
于兩頭鈎中人坐于布內以兩人擡之轎外又加一物如船篷而
更闢飾以五色縑帛四人扛之隨轎而走若遠行亦有騎象騎馬
者亦有用車者車之制却與北地一般馬無鞍象却有凳可坐
巨舟以硬樹破板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板既費木且
費工甚拙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

上以菱葉蓋覆却以檳榔木破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拿用棹所粘之油魚油也所和之灰石灰也小舟却以巨木鑿成槽以火薰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棹划之名爲皮蘭

屬郡凡十餘曰眞蒲曰查南曰巴閩曰莫良曰八薛曰蒲買曰雉棍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厮里其餘不能盡紀各置官屬皆以木排柵爲城

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人家稍密亦自有鎮守之官名爲買節大路上自有歇脚去處如郵亭之類其名爲森木因屢與暹人交兵遂至皆成曠地

前此于八月內取膽蓋占城主每年來索人膽一瓮可千餘枚遇夜則多方令人于城中及村落去處逢有夜行者以繩兜住其頭用小刀子右脅下取去其膽俟數足以饋占城主獨不取唐人膽蓋因一年取唐人一膽雜于諸膽之中遂致俱臭腐而不可用故

也近年已除取膽之事另置取膽官屬居北門之裏

東門之裏有蠻人淫乎其妹者皮肉相粘不開凡三日不食而俱死余鄉人薛氏在番地居三十五年矣渠謂兩見此事蓋其國聖佛之靈所以如此

地苦炎熱每日非數次澡洗則不可入夜亦不免一二次初無浴室孟桶之類但每家須有一池否則亦三兩家合一池不分男女皆裸體入池惟父母尊年者在池則子女卑幼不敢入或卑幼先在池則尊年者亦須迴避之如行輩則無拘也但以左手遮其牝門入水而已或三四日或五六日國中婦女三五成羣成至城外河中澡洗至河邊脫去所纏之布而入水會聚于河者動千百數雖府第婦女亦預焉略不以爲恥自踵至頂皆可得而見之城外大河無日無之唐人暇日頗以此爲遊觀之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水常溫如湯惟五更則微涼至于日出則復溫矣

唐人之爲水手者利其國中不着衣裳且米糧易求婦女易得屋室易辦器用易足買賣易爲往往皆逃逸于彼

軍馬亦只裸體跣足右手執標鎗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傳聞與暹人相攻皆驅百姓使戰往往亦別無智略謀畫

聞在先國主轍迹未嘗離戶蓋亦防有不測之變也新主乃故國主之婿元以典兵爲職其婦翁殂其女密竊金劍以付其夫以故親子不得承襲嘗謀起兵爲新主所覺斬其趾安置幽室新主身嵌聖鐵縱刀箭之屬着身不入恃此遂敢出戶予宿留年餘見其出者四五其出也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手執標槍牌爲內兵又成一隊又有羊車鹿車馬車皆以金爲飾其諸臣僚國戚皆騎象在前遠望紅涼傘不知其數又其次則國主之妻

及妾媵或輜或車或馬或象銷金涼傘何止百餘其後則是國主立于象上手持金劍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銷金白涼傘凡二十餘傘柄皆金爲之其四圍擁從之象甚多又有軍馬護之若遊近處止用金轎子皆宮女攬之凡出入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其前觀者皆當跪地頂禮名爲三罷不爾則爲藐事者所擒不虛釋也每日國主兩次坐衙治事亦無定處凡諸臣僚及百姓之欲見國主者皆列坐地上以俟少頃聞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聞止用金車子來處稍遠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國主已仗劍據立金窗之中矣臣僚以下皆合掌叩頭螺聲絕方許擡頭國主隨亦就坐聞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言事既畢國主尋卽轉身二宮女復垂簾諸人各起身以此見雖蠻貊之邦未嘗不知有君也

投轄錄

宋王明清

字仲實汝陰人

迅雷倏電劇雨颺風波濤噴激蛟龍蛻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覩久以爲常故勿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以爲不然可乎齊諸志怪由古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集磨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忘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情話夜漏既深互談所覩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僕顏變于外則坐客愈忻怡忘倦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僕同志者當知斯言之不誣紹興己卯十月朔旦敘

兼議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眞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數人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旣先入復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行

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又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二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殺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于庭笙簫振林木至夕而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幾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繇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也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祖父聞于歐陽文忠公

鈞敦年
少求子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風姿當日晚獨步禁街覩車子數乘輿衛甚嚴最後者轅後一婦人美而豔揭簾目逆丞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以手招丞相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遮蔽丞相雜衆人以入一院甚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選前婦人始至備酒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

答自是婦人引儕類輩迭相往來甚衆俱媚甚詢之皆不顧而言
他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體爲之弊意甚彷徨
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君所遊之地何爲至此耶我之主
翁行違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息每鈎致年少之徒與羣妾
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
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脫主翁翊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之衣
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至五鼓吾當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事
我當以廝役之服服子隨前驕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
人亦不可復繇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禍不旋踵矣詰旦果來扣
戶丞相用其術遂免于難後丞相既貴猶以此事語族中所厚善
者云後得其主翁之姓名但不欲曉于人耳李平仲云

女名蔡元長自長安易鎮西川道出華山舊聞毛女之異默祈一見
向晚從者見嶽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

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若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并模其像貌遺焉

補呂源子原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昇置江中始得石誌于傍乃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略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遊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

說郛卷第四十

友會談叢

三卷

宋上官融

華陽人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詭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自雙肩如削循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櫛左足縮髮及繫衣浣布亦如之其輕捷便穩與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亟伸足取貫韋繩之上略無凝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將踰一紀而豐凶寒暑彼且無恙又段夕拜擘言景德中因事到岳州曾見一婦人無雙臂但用兩足刺繡鞋片織緞與巧手相若服飾頗潔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圖之人手足具完不能自養乃甘死于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此二婦人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知不誣云

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織造聚斂爲時所鄙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計算何啻千緡其長子簪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尊但于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兼典契券爲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纔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珍異以袍帶令伺于宅左右俟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日有十數謂其嬉遊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爲鄙夫諂佞互作聾聵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加神至于筵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餘萬緡乃齊約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焉外無官俸內用私帑閨門百口之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蕩費更踰于前以至鬻田園貨邸店未周歲

而日用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餒鬼乳母乃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開府聞之甚怒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簪不著身仍除其班簪因玆索然無歸寄跡旅店乃歷自來游縱之處求衣食人既數回亦皆厭矣遂于京師多假代獄卒搖夜鈴于軍巡聊足餬口素不服勞又以疏忽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弄胡孫爲戲聚集市人供奉形質么麼頰頰尖薄克肖胡孫復委質于戲場焉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有爲之頗厚而彼殊無怪色噫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呂蒙周任江南幙職既受代與室家奴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愈蒙周以船小暑毒妨于出處又慮相染心頗厭之因擠于中流僕者久熱被體忽得水涼兼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至岸有漁叟愍之置于家占身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

扶力出望見蒙周之船已傾倒波開篙楫莫制移時沉溺僕乃雪涕嗟嘆與漁父共聞官司司俾爲索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尸而僕病已開矣于是悉心致哀昇置其櫬焚之辨析立標掩瘞乃踰越險阻白其親屬不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職爲愚賤蒙周厭其臥疾致其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災乃不念舊惡力爲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世之難能也則名列章服職曳紳組者外貌是人矣其中心未必如斯人也

柳如京開與處士潘閔爲莫逆交尙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金州途出睢陽潘卜居在彼迎謁河涘時正炎酷柳云可偕往傳舍就清涼宵話也泊到傳舍止于廳事中堂扃鎖甚秘柳怒將笞驛吏吏曰此非敢斬舊傳舍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驚鬼神膽氣可轉夷夏縱有凶怪因而屏之于是啓戶掃除靜處其中閔潛思曰古人尙不敢欺暗室何給我之甚

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製少湯餅凌晨用籍手爲別此室虛寂請公卜宵可也柳不答闔出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闔薄莫乃以黛染身貌衣豹文犢鼻吐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清霽洞鑿毛髮柳尙不寐正斂衣循牆而行闔忽叱之柳悚然舉目初不甚懼再呵之已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憇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闔遂斥柳平生幽隱不法之事揚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我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宦事未了盛年昭代忍便舍焉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闔徐曰吾只便是潘闔也柳知其所爲誠不勝慚阻再三邀闔下屋闔曰公性格躁暴不奈人戲也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于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闔者爲之絕倒柳河東剛毅人人皆畏之一旦爲逍遙所悒幾乎泣血古人

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此之謂也況其下者乎

瀛州團練使李廷湑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爲獻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爲鷗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一旦嚼韋繩而逸之捕之不得于庖中竊肉置瓦溝上潛身屋椽間俟鷗下攫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廢舍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于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爲縷焉廢吏驚報廷湑覩而歎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猶于人也教被于質則愛生于心周旋而不失其正者厥惟上智乎橫目嗤嗤識又愚下惑于遠而泥于近捨其本而存其末猜嫌于是起慈愛以之絕且藥舖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勿悟者其心不如禽獸也悲夫

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襟居黃茅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垣廡舍廟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焉

架險就平重複不定上引瓦爲溝雖大澗亦不浸潤其梁柱棖題頗甚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穹廬窟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我知也俗輕生重死侮法亡義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迭用力緊之倏忽雙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繪綵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椎牛設祭乃條其革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爲女柵遷尸于上云于飛昇天也二族于其下擊鼓飲酒盡日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土人多言却不之信是時主帥折惟中巡出邊徼拉予偕往遂深入不毛往往見女柵致于嶺上而新者犴角宛然異俗如此且低徊呢愛又如此嗚呼州境去京不及二千里而土風差殊可駭耳目則邕州溪洞戎瀘之蠻蠻前達名公書其怪以此思彼眞爲實錄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爲所蔽未有不爲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爲何等人是豈逢君之欲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寶中明皇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爲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瑄資機算時方爲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岩藪爲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韋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瑄顧安而爲之不恥考其平素未必不出于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徽宗朝有建言請毀艮嶽以其地還民方議共請內出圖本宣示宰執吳相元中觀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笑曰卿亦好此乎元中一時失言出于無心于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寶間不知果能不

房瑄耶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妨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祇而不解其赦

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子之說雖比張晏爲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讀江南舊本乃以內爲而文爲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爲而長爲肆文爲赦所以見愛于其下文尤爲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陽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爲解經者之弊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多或不免如此

飲茶或云始于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或爲裁減或密賜茶芽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醴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爲多

傳簡獻公事仁英兩朝居言路御榻前論事是是非非正色抗議未嘗少有苟容姑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驕矜自負之色及出爲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或問之曰公以直節聞天下今雖不爲郡謂當時有所縱捨以自表見奈何俛首奉法如此何以自別于常人乎公曰不然君子素其位而行言官行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職此古人所以安分而明守也開者歎服

司馬溫公嘗與邵康節論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難能也吾于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不愠尤所難矣世以爲知言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銘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敏公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之間見天象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

之方滅公因作詩紀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初萌星
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仁輔太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紀之詩藏
其曾孫益孺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寶錄自慶曆元年初分
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公范文正公王聖源公俱爲帥至皇祐三
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
詰

三楚新錄

宋周羽翀

儒林郎試諱香字校
書郎前桂州終仁令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濁亂所在豪俠競起時
殷方處卒伍之列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頻戰有功何乃
擢爲裨將且命爲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何氏卒
諸將在外者皆擁兵歸以爭其位唯殷如故且素服爲何氏發喪
識者謂之知禮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爲主初衆軍之
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忽覩一人黑色而貌甚
雄偉手執大棒鞠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平安俄而不見由是殷

以爲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親曰吾之此行未必不爲福及至衆果欣躍而奉之殷立且使人間道上表僖宗在蜀聞之甚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聞圖立臺置卿相分天子之半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國且遣舟師數萬伐之比至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兵伏屍流血湘水爲之丹焉自是四方懾伏無敢侵之嶺外廖光圖自韶陽叛舉族來奔其部曲隨而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而不納或有諫者曰廖者料也馬得必肥是家圖強霸之兆何爲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爲永州刺史光圖具陳南越可取之狀言甚激切殷亦將聞拓疆土聞其所陳甚善使其部將李勳將數萬衆擊南越未數日拔桂管十八城劉夔懼而乞盟勳卽李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餐費肉十數斤皆割爲大臠而啖之故時人號曰李老虎先是桂管兒童每聚戲呼

曰大蟲來號呼而走及勦拔桂管論者以爲應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馬殷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於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旣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耶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離間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至棄市自是識者知其不克霸焉初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桑維翰旅游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且曰僕聞楚之爲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爲之卑也加以利盡南海而公室大富足下之來若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爲請惟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旣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爲宰相奏削去半

仗止稱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卿相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
復好以誇大爲事雖黜去半仗而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土
功建天策府中構九龍殿仍以沉香爲龍其數八各長百尺皆抱
柱而相向作趨捧之勢而希範坐于其間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
坐先使人焚香于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來
侯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時處士戴偃賢而有才嫉其過
度乃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諷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士
庶無使與之交偃竟至餓死麾下將丁思覲雄傑之士以希範器
度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分裂中原之地纔十數州而大王克紹
先業爲諸侯之長未聞折一馬筆爲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爲恥也
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思覲官希範媵而無禮至于先
王妾媵無不悉通又使尼潛搜于士庶家女有容者皆強取之前
後約及數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曰吾聞軒轅御五百女以昇天

吾其庶幾乎未幾死大爲識者所笑先是既殺高郁數覩形影將死郁又晝見時謂之冥報焉時異母弟希萼爲永州刺史聞其死自以長而當立具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矣遽命希萼爲鼎州刺史初牙將張萬敵建議以希萼居長立之則順而記室李皋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冢嫡希萼乃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萬敵退而歎曰惜哉李公禍自此始未幾希萼果自鼎州舉兵叛將襲長沙希廣聞之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可瓊倒戈以降希廣甚懼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衆僧念佛以爲禳厭比及城陷念誦之聲不輟其爲愚昧皆此類也尋爲希萼縊殺之且命捕李皋有擒而至者希萼責之曰吾雖生于庶孽然託體于先君汝何見毀而不使吾繼立耶皋無以對命壯士齶其肉而殺之先是皋問術士陳承福曰吾壽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者以爲九十乃倉卒而死焉既而希萼嬖于酒色多爲不道小門

使謝延澤有美貌希萼遇幸之每引延澤入內閣與妻妾閒坐而飲大爲衆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而作亂擒希萼而囚于衡陽旣而悔焉遽命舟楫而追之約於長沙南五十里地號昭澤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圖子仁勇聞其來與叔擬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爲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土乎乃率數百人刦而立之號衡山王以衡山縣爲府且使人募兵數日之間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崇懼求救于吳時吳命邊鎬將兵來救其實伐也初童謠云鞭打馬馬急走及鎬至希崇知其謀又將拒焉或以童謠爲諫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見鎬且請入吳于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族而行先是吳加兵而來以鎬多藝且使詐爲僧以遊長沙旣至且弄鉞行乞未幾詐亡去故吳竟以爲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祝以請福由是三軍解體及武陵酋豪王遠擁

兵至竟宵遁焉先是馬氏之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幼各八百餘人皆以侈靡放蕩爲務識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師張氏給之曰彼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永也以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于是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歎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自安此輩吾見其死于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然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

周氏諱行逢武陵人也世耕鉏爲業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浹旬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安撫無策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遠劉咬牙等十數人乘衆心之怨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行逢始預焉倍道兼行遇夜奄至城下于是鼓譟斬關而入時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

十有八九鎬竟以單騎遁走于是達據其境土表于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達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制度擬于王者先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目觀之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諸將處於南楚者誰爲王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主疑其當之謀殺溫且遣使拜溫爲征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仍密于巾中置毒及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達舉兵襲長沙而據之卽其應也達好功名嘗秣馬勵兵以候征戰時行逢已爲麾下將衆頗服其才略達因命爲副二行逢雖受命然終以達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心腹以圖之未幾達自領兵侵南越留行逢知留後事而行逢因忽謂所親曰王公達必不返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以雲雨資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達方至桂陽果爲越兵所破達僅以身免旣而死于路行逢竟代其位時單吏多武陵人咸有戀土之心或

或說行逢曰夫富貴不還鄉如衣錦夜行公起于徒步自署爲列侯可謂富且貴也然而無西還意使鄉人父老平生親知將何以瞻望風采耶行逢感悟卽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爲西府且使人迎其妻潘氏潘貌素陋然爲性剛烈雖行逢已爲侯王而待之蔑如也先是所侍皆勸之使詣行逢笑而對曰夫人爲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旣老且醜雖欲往而公豈以曩時之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聞者未以爲然及使至果不從命唯躬率婢僕以耕織自給至于賦稅亦及時輸納而未嘗逋懸行逢止之而不從曰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己爲主而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爲務行逢患之乃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管內稍稍清肅至于建官設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婿乞補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然吾當爲汝置鞦韆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老幼亦是

美事何祿之求于是竟不補焉時一方翕然號爲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將帥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而行逢亦能預爲之備往往事未發而誅于是公府凜然入見之者若履冰雪先是何進士景山爲王達記室每輕忽行逢行逢得志景山爲益陽令未幾因事縛景山投之于江謂曰汝嘗佐王達今王達已死且爲我告龍王其殘忍皆此類也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然爲性好以滑稽輕薄爲事國破之後傷于凍餒行逢聞其名且以窮困謂必能改節因使召之命爲節度判官初王達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重權欲其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鄺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及仲雅至行逢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未幾大宴僚吏而仲雅在座行逢又與之論事然行逢夷音每呼字音多誤仲雅因戲之曰不于

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如此行逢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士民信之久矣故不敢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意去職因退居山寺暇日覩羣僧爭剝棕枝乃詠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錦纏任君千度剝意氣自衝天蓋怨行逢之斥而謗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將歸連上箋行逢署館驛巡官洵美背偃時謂之鄧馱子其爲性迂僻皆類其形衆咸不悅之故雖處幕僚而食貧不暇給同年王溥爲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爲詩曰綵衣我已登黃閣白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逢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洵美同年也相見話舊不覺號慟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忤行逢旨乃貶爲易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爲山賊突入公署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再奉命祠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爲詩弔之曰今日自君墳畔過不勝懷抱暗酸辛李觀象爲節度副使以行逢嚴酷恐其及禍乃寢紙帳臥紙被行逢信而用

之凡軍府事無輕重皆決于觀象性多嫉忌好蔽人之善零陵儒士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旨嘗題桑云綺羅因片葉桃李謾同時大爲作者所許觀象聞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爲士林以此鄙之及行逢病又託疾復命子保權師尊之且謂保權曰麾下將校有凶很難制者除之已盡惟衡州張文表耳吾死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口言訖奄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叛于衡州舉舟師順流而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表至簡素輕文表殊不介意且謂軍吏曰黃口小兒到而擒之何憂乎乃伐鼓飲酒如初于是至晚文表已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不能發弓矢惟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擊戮之在座間遇害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歎曰先君可謂知人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璠率萬餘

衆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仍泣對三軍曰先君薨背墳土未乾而兇賊悖逆實保權不孝所致也安敢勞于諸軍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安先君子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氣發言義形于色三軍無不感激然保權猶慮其敗且馳表而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已大破文表于平亭津仍臬文表之首于是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豫未定有從者夜夢文表頷上出一龍及明以告文表大悅曰此天命我也于是舉兵及敗論者以龍神物也而出于頷是禍將作神告焉保權以文表已滅且命使止師不意王師已破江陵而逼境矣保權懼召李觀象議之觀象曰夫請王師者所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于南地乎然我國之所恃者江陵之在北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急且欲與王師相拒此所謂魚入沸湯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也保權不得

已乃出郊迎王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既至宗族封拜有差先是行逢頗以淫祠爲患管內祠廟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命毀拆之約省祭祠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以爲明斷及末年酷信釋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齋者四無非破耗國用仍度僧建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羣僧于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聽凡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伏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加也故君子知其不克永世矣

高氏諱季興字貽孫峽州硤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爲元帥專征伐潛有飛揚跋扈之志思得義勇者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于郊祖見之悅尋拔爲制勝軍使其後累從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未幾移授荆南兵馬留後及梁祖禪代正拜江陵尹兼管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有割據

之志乃大興力役重築城壘執畚者逮十數萬人皆攀援賓友負土助焉其郭外五十餘里塚冢皆令發掘取磚以葺之及土工畢陰慘之夜皆聞鬼哭鬼火數起將撲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爲發掘冢冢使幽魂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于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後薄遊江陵季興請爲掌書記震性抗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欣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之心若我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况敢拋棄軍國千里入覲哉且又今之諸侯爲梁朝舊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讐敵相待耶幸望圖之無使懷王之患復見于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奚爲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直夜將吏父老出迎于郊外季興乃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葬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之江南纔隔荆南一水耳朕

欲先征之卿以爲何如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獲之必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本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紿之彼乃信而用耳未幾遣使册季興爲南平王季興謂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興方食乃落筯而歎曰此吾之失計也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勿憂今蜀雖破未必爲福未幾莊宗晏駕果再亂一如梁震之言初季興嘗從梁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邸未曉有一嫗秉燭聞門而迎其禮甚謹季興頗疑而問嫗對曰妾速夢金甲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果有君子至豈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大悅後果然泊季興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曰先王平生與吾相見弟兄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耶于是求解職退處于郊外灌園鬻蔬爲別業稱

處士每從誨以事召至府則倒跨黃牛往往直造廳事前呼從誨不以官閥止稱大郎君而已從誨以其先王舊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室之後也唐末避亂于江陵季興署爲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學常感季興見知每從容接待不爲少禮然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季興召方上馬無何部曲相毆載仁怒且命急于廚中取飯并熟豬肉令相毆者對飡之仍令軍將戒之曰如敢再犯必當于豬肉中加以酥聞者無不笑之及從誨嗣立有孫光憲者本成都人旅游江陵方圖進取從誨辟之用爲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書檄皆出其手載仁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猶能避之故論者多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備遇發使諸道則未嘗不厚與金帛購求焉于是三年間收書及數萬卷然自負文學嘗怏怏如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力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不反爲倚馬之用因

吟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有梁延嗣者復州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興之入親也莊宗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攻取復之監利星沙二縣延嗣兵敗爲季興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爲大校遂承制授歸州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起非行陣自行累典戎事纔年十九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往往交遊變爲仇讎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嘗自謂筋力不衰一旦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在其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健良由扶持者衆爾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持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憤怒論者以此少之有王惠範者平江軍節度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興以爲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門蔭爲文學累遷觀察推官從誨立以女妻之且以惠範本將家子欲使自幕府事掌內外軍政惠範爲人

閒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復以從誨爲不知己
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購求古書國畫日以披玩爲志
從誨卒子繼冲嗣建隆三年武安軍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位
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軍司馬廖簡保權
懼告急朝廷乞王師爲援朝廷命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餘人救
之李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先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
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于城外
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勇悍越次
白繼冲曰兵尙權變城外之說實不可信以臣觀之彼實欲乘釁
伐我耳况今精兵數萬自先王已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以
相付不顧性命爲大王拒之繼冲聞之曰事未可知爾勿憂也及
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懼乃不得已出郊外迎王師且請
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飛騎以聞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州

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已謀遂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荆南尙使磁器皆高其足而公私競用之謂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東遷高足之識一朝應之蓋由天命信矣哉

慎子 一卷全

慎到 趙人字滑 滕輔註

威德一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開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于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 有光明之德故有百姓懼而與之耳其取之哉 百姓之于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

則事省省則易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

可常

古之器物皆用其一以成其事是以用無窮人使無棄才若任使於過分之中役物於易使之地則上下顛倒豈能濟亂

能者非生巧也言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

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

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

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

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愈于無

法

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

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可以塞怨望也明君動事分官必

由慧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

法者所以愛民禮者所以使事

時子愛不得犯法

而官

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

不得兼事以能受使以利受事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變也

因循二

天道因則大

因百姓情遂自然性則功高而道大

化則細

化民從我非物所樂其理備換其體細小

因也者因人之

情也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爲我則莫

得而用矣

遂性縱情引彼欲我遂其非違莫有以者

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

與人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自用焉

夫君上者取用必惟天機之動性分之適然後上下交應

經世可久爾故使自爲則無不得化而使之則無不失矣

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

用矣此謂之因

民雜三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

然聖人不求備于一人也

大君者大上

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

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

若之御世也皆由靈百姓短欲之能文者文武能者能兼羣萬物之分因是使

謂官者使親理有無棄財

是故不設于方以求于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大君不

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爲下易矣易爲下則下莫不容莫不容

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

其下既多故在上者大也

君臣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

各事其所屬也百官之屬各有所司君逸樂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

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

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

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矣君好務于善而下皆望善于君矣上以一方之善施于衆求其爲體備用多而臣其下期天下亂矣皆私

所知以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之道也夫以置百官使各遊所知以事久而出衆端正庶幾

耳乃君願善臣藏能百臣贊不用而歸惡而下則者衆矣君之知未必最賢于衆也以未最賢而欲盡

被下則不贍矣假使賢不可推一己之智也而察居下而不賢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盡贍

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返于人不贍之道也是以人君

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言君尊卑其事則臣下不復以事爲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

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

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所謂任人者選自任者勞

德立四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羣妾疑立

宗子不使庶孽疑疑則動兩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不亂矣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父在也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

君人五

君人者舍法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雖當望輕無已

民所信法法限之則不也在賞欲多罰欲少無以寡輕重靈心以班之所倫矣雖聰明于奪何解于志違

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財之用鈞非以策鈞爲過于人智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勿躬則事斷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賞罰而無望于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繆悠剪削枝葉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責于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

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而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爲天下君又曰不擇其下則爲下易爲下易則下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又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者鮮矣又云君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又曰法雖不善猶愈于無法今通指慎子爲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曰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同偏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此篇無

野說

宋邵思雁門人

江南二徐大儒也

疑爲吏部尚書
銜爲中書舍人

後主政王六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

璃餅爲貓所觸判然墜地因驚得疾薨銜爲王墓志兩日矣鉉曰

受命撰文當早爲之銜曰文意雖不引貓兒事此故實兄頗記否

鉉因取紙筆數疏之不過二十事銜曰都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

鉉曰弟今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

太宗皇帝嘗內出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花木糊其名氏詔參政賈黃中直院舍人張洎直祕閣刁衍各領一百軸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進來刁得之尋以品藻一日參政退朝召刁衍曰聖旨出畫一百軸令觀某于此藝未嘗經心學士多能幸與銓決既而盡辨之它日舍人亦召刁衍出畫如賈所說盡踰月相次進納備言郡國所畫復以九品第之上覆視與舊題不差大喜曰卿何爲各能旌別二臣對曰臣等不曉繪事俱是刁衍所定祕閣由是擅博識之名焉

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金陵城陷大軍將入予六歲矣父母昆弟十三人空宅號泣而出未知匿藏之所天漸明行至廣濟倉北角姑之子張成家見父母泣且言曰兵至矣去將安適此有梯可踰垣入倉大軍若來必不燒倉成家老小率相隨而度入度訖毀梯勿使人覺父異其言骨肉由是皆入旣而成欲去梯父

曰不可也我與汝卽免後人若何但留之俾來者得踰垣則衆皆濟矣于是果有人沿梯而上復有駕舁而登者父乃與仲氏取倉中官梯兩隻擲于外至卯辰間大軍旣入火照臺城少頃果有百餘甲士持赤幟立于牆外實守倉廩是則張成所謀蓋得濟者衆由父不使去梯而又益之者二十八日招安城中固多殺虜惟此間老幼近二千人獲全云

建康瓦官寺閣晉哀帝時造透迤精巧甲于江左年代寢遠西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一日江淮大風拔木是夜因風雨自正

閣上有寶記在壁間觀此事

大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剋復之

際爲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餘載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開來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云

續文

寺木名昇
號曰崇林

周世宗已得淮南李後主令侍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爲長城可

知矣未幾而太祖受命太祖欲先取上游兵帥多憚仁肇未卽遣之于時後主弟齊王遼質于闕下太祖嘗密令親信行班武昌僧院竊取仁肇全身眞容既至掛于便殿召齊王觀之曰卿識此人不對曰臣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齊不省其謀亟使人聞行歸白其事由是君臣猜惑仁肇不明而卒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于音律凡變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因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爲念家山破其讖可知也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滿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智不能無感其怨于今音尙在焉

先公談錄

一卷 丞相李文正公助

宋李宗諤

宗諤二毛之年丁先公憂既卒哭朋友勉以毀不滅性之道雖苟延殘喘素無以度于朝夕因之錄先公昔所嘗談號泣而書焉總

而謂之曰先公談錄第三男宗諤序

先公嘗言座主王公

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仁裕也

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子皆早亡

諸孫並幼每諸生至門必迎于中堂公與夫人偶坐

夫人歐陽氏

受諸生

拜一如兒孫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于餅餌羹臠之物皆公

與夫人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于慈母之親嬰兒也公文章之外

尤精音律至酒酣則盡出樂器自取小管吹弄諸生有善絲竹者

亦各使獻其能或間以分題聯句未嘗不盡歡焉忽一日生徒畢

集出一詩版懸于客次曰二百一十四門生

時井明經廣子二百十四人故禮部侍郎賈黃中即童子頭

也春風初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何幸不

才逢聖世偶將疏網罩羣英衰翁漸老兒孫少異日知誰略有情

公後有一孫名全禧終于絳州西昌令一女適河東薛氏甚賢明

余亦忘矣

先公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御乾元門觀燈召公預焉初夕樂

作酒三行上起凭欄四顧見燈燭土庶之盛詔移先公邇御座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取御尊斟酒并親授果餌因顧問先公晉漢朝舊事久之聖意甚懽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闐駘里閤闕遠非復昔時之隘陋也若方之晉漢繁富百倍矣此惟李某宿舊尙可記耳上又目先公語侍臣曰李某可謂善人君子侍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矣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退先公歸謂諸子曰吾雖名筮仕僅五十年內省生平所爲雖不能見奇功異勳以耀簡冊然不蔽人之善不忘人之進度德守分不愧屋漏承聖君獎拔兩至相位又保全老朽今退其身又顧盼恩益厚于往昔又對羣臣目之爲善人君子惟四者有一亦足爲幸吾何人哉而享是具美者仲尼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又目季札曰有吳延陵君子是知善人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稱耳而金口獎諭曲加于老臣吾何

以稱之古人受一言之知尙思殺身以報况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節義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愧爾父矣

先公休致之明年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時吏部尙書宋公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公徵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左金吾衛事魏公卞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公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祕閣朱公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公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舍致仕張公好古年八十五吳僧家左講經首座贊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欲會于家園合爲九老之會已形于歌咏布在人口適會蜀寇作亂朝廷方議出師繇是不成會而罷

說郭卷第四十終

說郛卷第四十一

宣室志 十卷

唐張

讀

字靈州常山人吏部侍郎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雅而能文尤善樂府詞句意新麗名聞天下以晉肅子故不得舉進士卒于太常官年二十四歲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及賀卒夫人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爲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某從小奉指命能通詩書爲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飾也且欲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養豈不苦哉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訊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近者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于詞故召某與數文士輩共撰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某今爲神仙宮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既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懈

前三條今本未見

國初有神像用金而鑄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扁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尙稚俱侍上上問內臣高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徒一搖而止上卽嚴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搖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誠如而說我爲天子幾何時力士再拜賀上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焉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有九年乃盡契其占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者曰殺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于隰川忽一日與郡官畋于野有鷹逐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命解而視之忽亡所見生驚甚卽訪里中民以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月卜人言今月懸當去其家伺而視

之有巨鳥毛蒼自柩中而出君之所獲果是乎生異而歸

李林甫宅卽李衛公宅有弘師者以道術聞于睿宗時常與人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林甫官爲奉御遂徙而居焉有人告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九年居相位稱豪貴于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懼其易制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爲人缺望者久矣及將終年有人獻良馬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旣毀其簷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卽罷而不敢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追籍沒果十九年矣

嵩山寇天師嘗刻石爲記表于山中上元初有洛川郃城縣民因採藥于山得其記以獻縣縣令樊文狀言于州州以上聞高宗詔藏于內府其銘記文甚多奧不可解略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代代不移宗又曰中鼎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

子當天下者言唐氏受命也止戈龍者言天后臨朝也止戈爲武
武天后氏也李代代不移宗者謂中宗中興再新天下也中鼎顯
眞容者顯實中宗之廟諱眞爲睿宗之徽諡得不信乎基千萬歲
基玄宗也千萬歲者蓋言曆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樊文男欽賁
又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于國史內也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學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生而敏悟
罔不知天文曆象窮冥索玄後以壽終墓于解梁之野開元中天
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室廬潰丘墓甚多解梁人
皆病之既至衛先生坟前發其地得一石刻字爲銘蓋衛先生之
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于師度師
度異其事嘆咏久之顧謂僚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卽命工人遷其
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

開元中江南大水溺而死者且千數郡以狀聞玄宗詔侍御史卽

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水潰而穴出公念之命遷其骸于高原之上既發墓得一石鑿而成文蓋誌其墓也誌後有銘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詞詞曰爾後一千歲此地化爲泉賴逢鄜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異之因校其年果千歲矣

元和元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天子命詔鄰淮西者以兵四面攻之凡數年不克十三年詔丞相晉國裴公度將而擊焉公既至因命封人深城壕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得之以示從事者且將辨其義焉咸不得究公方念之俄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爲反謀賴天子威聖與丞相德合今逆豎子且死矣敢賀丞相功公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且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者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爲一方帥

且喻其榮也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士也且縮者謂宜退守其所也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也嘆而且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裴公因校其日果己酉焉于是公益奇卒之辨命爲裨將也

驂鸞錄一卷

宋范成大

字致能號石湖居士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帥廣西泊舟姑蘇館十七日至湖州十九日遊北山石林乘輕舟十餘里登籃輿小憩牛氏歲寒堂自此入山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盡折去今畦菜矣正堂無恙亦有舊床榻在擬塵鼠壤中堂正面卞山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略似上天竺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周至西岩石益奇且多有小堂曰承詔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始之初始有此

堂後以天官召還受命于此因以爲志焉其旁登高有羅漢岩石狀怪詭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剗自西岩回步至東岩石之高壯礪礪又過西岩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盡力削山骨森然發露若林而開徑于石間亦有自他所移徙置道傍以補缺空者方公著書釋經于堂上四方學士聞風仰之如璇璣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仙都道山欲至不可得蓋棺未幾而其家已不能有委而棄之灌莽叢薄間游子相與徘徊歎息久之不能去或謂此地離人太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搶攘莫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坟祠也雪川有兩玲瓏山石林爲大玲瓏又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勝石林遂過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色微黃而更奇古一丘悉中空洞穴十數皆旁相過貫故名玲瓏泉聲瀉壞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

石如牛馬虺隤其中池後山屏上洗出之石巖積嵌岩巧怪萬狀
缺罅清泉滄泓藁桂覆其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
好事者能捐厚貲買之沈氏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玲瓏山杜牧
之所遊卽石林是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家步登舟回至城下
一鼓後矣二十一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孔愉放龜處亭前兩
大枯木可千年德清古之餘杭地今孔侯墓在焉廟居墓前與其
夫人像皆盤膝坐蓋是几席未廢作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
二十八日宿富陽縣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夜小霽
風急寒甚披使虜時所作綿袍戴氈帽坐船頭縱觀不勝清絕剡
溪夜泛景物未必過此晚宿嚴州桐廬縣癸巳歲正月一日巳午
間至鈞臺率家人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生祠登絕頂掃雪坐平
石上諸山縞然凍雲不開境過清矣臧獲亦貪殊景皆忍寒犯滑
來登始予自紹興己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始識鈞臺題詩壁

間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年蓋三過焉
復自和三篇薄宦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篙師灘子慚顏亦厚二
日至嚴州泊定州館七日至蘭溪泊澄江館九日至婺州泊金華
驛十二日宿龍游縣龍丘驛十三日至衢州十八日過常山縣十
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川驛二十五日過弋陽縣二十六日過貴
溪縣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至餘干縣閏月一日宿
鄔子口鄔子者鄱陽湖尾也名爲盜區非便風張帆及有船伴不
可過四日至隆興府泊南浦亭五日登滕王閣其故址甚侈今但
于城上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城縣十二日宿臨江軍十六日宿
新喻縣十七日宿袁州分宜縣十八日至袁州聞仰山之勝久矣
去城雖遠特往遊之二十五里先至孚惠廟祠兄弟二王不血食
其神龍也舊傳二龍昔居仰山中以其地施仰山祖師遷居于此
廟有楊氏稱吳時守加封司徒竹冊尙存文稱保大元年予向居

鄉得吳江村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曾用楊氏正朔此二證爲甚確也出廟三十里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磴甚危嶺阪之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晚出山復之袁二十六日泊萍鄉萍實驛人以此地爲楚王得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是三十日宿潭州醴陵縣二月三日泛湘江七日宿衡山縣十二日至衡州州北行岡隴將盡忽山右一峯特起如大磯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桂州零陵來繞其右而皆會于合江亭之前并爲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會大略如春秋霸主號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十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雁峯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十九日遊浯溪浯溪近山石澗也噴薄有聲流出江中臨江石崖數壁纔高尋丈中興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崖天齊者說者謂或是天然齊整之義二十二日渡湘水卽至

愚溪二十六日至桂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家人舉頭驚咤以爲何爲至于此也二十八日至靈州縣又六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外之別圃也未至桂林二三里泊八桂堂十日三月十日入城交府事郡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林自唐以來以山川奇秀稱韓文公雖不到在潮乃熟聞之故詩有參天帶水翠羽黃甘之語末句乃曰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蓋歆羨之如此故予行記以驂鸞名之若其風土之詳則有桂海虞衡志焉

吳船錄一

范大成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成都泊舟合江亭下合江者乃岷江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彭蜀諸郡水皆合于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似江南風景亭之上曰芳華樓前後植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從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

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後因以名橋杜子美詩
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正爲吳人設予在郡時每出東都過此橋輒
爲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
東北兩門又轉而西自侍郎堤西行走岷山道中五十里至郫觀
者塞途嚴妝盛飾帟幕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者庚午至永
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秦太守李陽冰父子廟食處也辛未
登城西樓其下岷江對江卽岷山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其尤大者
曰大面山大面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玉壘關將至青城當再
渡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分爲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連之上布
竹筴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輦石固其根每數十木作一架掛
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漁人晒網染家晾綵帛
之狀又須捨輿疾步從容則震掉不可立同行者失色郡人云稍
迂數里有白石渡可以船濟然極湍險也晚至青城山門曰寶仙

九室洞天夜宿丈人觀觀在丈人峯下巔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
岩腹丈人自唐以來號五岳丈人儲福定命真君傳記略云姓甯
名封與黃帝同時帝從之問龍躋飛行之道木朝賜名會慶建福
宮癸酉自丈人觀西登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絕頂以板
閣插石作堂殿下視丈人峯直墻堵耳岷山數百峯悉在欄檻之
下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而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坦道
曰芙蓉坪道人于彼種芎非留旬日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
輦亦罕到雪山三峯爛銀琢玉闔出大而後雪山在西域去此不
知幾千里而了然可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游真天下偉觀
哉夜有燈出四山以千百數謂之聖燈聖燈所至多有說者不能
堅決或云古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艸木之靈者亦有光或又以
謂神龍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謂仙聖之所設化也甲戌下山
五里復至丈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

五里發青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莊十里至蜀州郡圃內西湖極廣袤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修竹古木間景物甚野爲西州之勝處蜀中少菱芡至此始見之丁丑三十里早頓江源縣四十里宿新津成都及此郡之客畢會邑中借居僦舍皆滿市人以爲盛成都萬里橋下之江與岷合派于此戊寅爲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尙十五六己卯以小舟至彭山與孥累舡會卽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卽玻璃江也冬時水色如此夏潦怒漲皆黃流耳辛巳招送客燕于眉山館與敘別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岩號西川林泉最佳處相傳爲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又爲老慈姥龍所居凡五里至慈姥岩岩前卽寺也甲申早出山至嘉州日未晡自眉至嘉百二十里中岩其半途也乙酉泊嘉州壬寅食後發嘉州僅行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

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幡字魯直
貶州駕自號涪幡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漢鎮
百里至犍爲縣過縣三十里至下壩宿甲辰發下壩百里至敘州
宣化縣一百二十里至敘州纔亭午敘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
寺中號大死庵後人遂作祠堂乙巳發敘州十五里南廣江來合
大江通百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五里至瀘州江安縣百二十里
至瀘州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亭不知諸葛孔明的從何處渡或敘
正對馬湖江馬湖入諸夷路當自彼渡也戊申發瀘州百二十里
至合江縣己酉發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魚
洞宿泥培村庚戌發泥培村六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路大抵西
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益陋辛亥發恭州嘉陵江江自利閬
果合等州來合大江百四十里至涪州樂溫縣蒲氏墨舊出此縣
大韶死久矣其族猶賣墨不復能大佳亦以價賤故也七十里至

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洶湧如屋不可捐船已而過此州入黔江泊此江自黔江來合大江怒濤水色黃濁黔江乃清冷如玻璃”下悉是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浩蕩涪雖不與蕃部雜居舊亦夷俗號爲四種人四種人者謂華人巴人及廩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忠州豐都縣數十里至竹平宿癸丑發竹平七十里至忠州八十里至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自開建來合大江四十里至下岩四十里至雲安軍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卯行百四十里至夔州予前年入蜀以重午過夔魚復方漲八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六十四蘊不復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性大惡飲輒生癭婦女尤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後發熱一再宿頭頸腫起十餘人悉然至西川月餘方漸消散丙辰泊夔州早遺視瞿塘水勢僅能沒灑灑之頂盤渦散出其上謂之灑灑撒髮人云如馬尙不可下況撒髮

耶是夜水忽驟漲淹及排亭及明走視澗則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入峽面夔人猶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水平如席獨澗之頂猶渦文澗灑舟拂其上已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無人色蓋天下至險之地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予已在舟中一切付之自然不暇問據胡牀坐招頭處任其蕩兀每一舟入峽數里後舟方敢續發水勢急怒恐猝相遇不可解拆也帥司遣卒執一旂次第立山之上一舟平安則旂旂以招後船舊圖云澗大如襍瞿塘不可觸澗大如馬瞿塘不敢下此俗傳澗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石辨之甚詳峽中兩岸高岩峻壁斧鑿之痕皴皴然而黑石灘最號險惡兩山東江驟起水勢不能平予來此木勢適平俗所謂茶槽者又水大漲淹沒艸木謂之青艸齊則諸灘之上木寬少浪可以犯之予之來此水未能盡沒艸木但名草根齊亦不可涉然犯難面

行不可回首也十五里至大溪口水稍闊山亦差遠夔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巫山縣宿縣人云昨日水大濫漲恰在船底故可下夔峽至巫峽則不然却須水退十丈乃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色戊午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險洑洄洑其危又過夔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廟前灘尤洶惡十二峰俱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其數十二峰皆有名不甚切事不足錄所謂陽雲臺高唐觀人云在來鶴峰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據宋玉賦本以諷襄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子藝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記瑤姬西王母之女稱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石疏波有功見紀今封妙用真人廟額曰凝真觀廟有馴鴉客舟將來則迂于數里外舡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渦巨編掀舞不當一葉或爲渦所使如磨之旋三老挽招竿叫呼力爭以出渦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曰叱灘其

險又過東奔連接城下大灘曰人鮓瓮已未泊歸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名豪三峽八十里至黃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亦云助禹疏川者廟背大峰峻壁之上有黃跡如牛一黑跡如人牽之云此其神也順流而下黃牛峽盡則扇子峽過此則峽中灘盡矣三十里得南岸平地曰平善壩出峽舟至是皆相慶如更生舟師篙工皆有犒賜已已發平善壩三十里至峽州登至善亭亭弊甚不稱坡翁之記百四十里至楊木寨八十里至江陵之枝江縣四十里至松滋縣二百一十里至荆南之沙頭乙亥移舟出大江宿江濱廟前丙子發江濱廟七十里至公安縣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丁丑發石首百七十里至魯家汛自此至鄂渚有兩塗一路遵大江過岳陽及臨湘嘉魚二縣岳陽通洞庭處波浪連天有風卽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魯家汛入沌沌者江旁支流如海之渾其廣僅通運河不

畏風浪兩岸皆蘆荻時有人家但支港通諸小湖故爲盜區自魯家淤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戊寅己卯皆行沌中庚辰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灘菱蘆不復人跡巨盜之所出沒行至曉不止辰出大江至鄂渚泊鸚鵡洲己丑解維小泊漢口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口之名所在皆有凡水參會處皆稱之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臯亭下辛卯發黃州四十里過巴州河通行二百三十里至桐木溝宿壬辰發桐木溝八十里至馬頭宿癸巳發馬頭百二十五里至江州泊琵琶亭前戊戌發江州回望廬山漸東而高不復迤邐之狀過湖口望大孤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亦奇觀也九十里至交石峽宿己亥發交石峽東望孤山如艾炷澎浪磯在其南風起浪作食頃通行八十里宿庚子風未止強移舟數里至馬當對岸小巷中泊辛丑風少緩移舟五六里至波斯夾中泊癸卯發波斯夾行幾二百

里至大風汊下口宿甲辰發大風汊百里午至池州池口丙午發
池州十數里泊清溪口戊申發清溪宿長風沙己酉發長風沙入
夾行晚泊太平州辛亥發太平州壬子至建康府泊賞心亭下丙
辰發建康丁巳泊長蘆禰被宿寺中此爲菩提達摩一葦浮渡處
戊午登舟己未至鎮江府壬戌買小舟發鎮江久去江浙奔走川
廣乍入舢艫有魚釣舊想不知其身之自天末歸也甲子至常州
丙寅發常州平江親戚故舊來相迎迓者陸續于道恍如隔世焉
冬十月丁卯朔雨中行不住戊辰未至潞墅十里泊己巳入盤門

攬轡錄

卷全

范成大

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與崇信軍節
度使康誥爲奉使大金國信使副六月甲子出國門八月戊午渡
淮虜遣尙書兵部郎中田彥舉行侍御史完顏德溫爲接伴使副
皆帶銀牌虜法出使者必帶牌有金銀木之別上有女真書准敕

急遞字及阿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視三品朝旨差者視五品與
申過虞姬墓墓在路左雙石門出叢草間往來觀者成蹊甲子至
南京虜改爲歸德府過雷萬春墓環以小墻榜曰忠勇雷公之墓
西門外南望有宋王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稱雙廟睢陽人又謂之
雙王廟丙寅過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世傳伊尹生于此一里過
伊尹墓道左有磚墩石刻云湯相伊公之墓過陳留縣縣有留侯
廟西門外十里孟莊有孟姜女廟下卯過東御園卽宜春苑也頽
垣荒草而已二里至東京虜改爲南京入新宋門卽朝陽門也虜
改曰弘仁門彌望悉荒墟入新宋門卽麗景門虜改爲賓曜門過
大相國寺傾簷缺吻無復舊觀橫入東御廊門絕穿橋北馳道出
西御廊門過交鈔處交鈔所者虜本無錢惟煬王亮嘗一鑄正隆
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于河南故倣中國楮幣
于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

北過河卽用見錢不用鈔鈔文曰南京交鈔所准戶部符尙書省批降檢會昨奏南京置局卽造一貫至三貫例交鈔許諸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轉若赴局支取卽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十五文七年納換別給錢以七十爲百僞造者斬捕告者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當令史幹當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圍畫雲鶴爲飾焉入都亭驛歇泊舊京自城破後瘡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爲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爲田處舊城內粗有市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頽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盡爲胡矣自過淮已北皆然而京師尤其惟婦女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絕少多縮髻貴人家卽用珠瓏璫冒之謂之方髻庚午出驛循東御廊百七十餘間有面西櫺星門大街直東出舊景靈東宮也過櫺星門側望端

門舊宣德樓也虜改爲承天門五門如畫兩旁左右昇龍門東至西角樓轉東鑰匙頭街御廊對皇城俱東出廊可二百間許過左掖門至皇城東角樓廊亦如畫出樊樓街轉土市馬行街出舊封丘門卽安道門也虜改爲玄武門門西金水河舊夾城曲江之處河中臥石礪硯皆艮岳所遺過藥市橋街蕃衍宅龍德宮擷芳擷景二園樓觀俱存擷芳中喜春堂猶歸然所謂八滴水閣者使屬官吏望者皆隕涕不自禁胡今以爲上林所過清輝橋出新封丘門舊景陽門也虜改爲柔遠館壬申過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幡竿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爲藥或于土中得小園黑褐色以治病伏道艾醫家景貴之十里卽湯陰縣癸卯過羨河河上有羨里城四垣儼然居民林木滿其中過相州市有秦樓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旂亭也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褰簾吳語云是宗室女郡守家也遺黎往往垂涕嗟嘖指使人云此

中華佛國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畫錦堂尙存虜營更修飾之過漳河入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城外有操冢七十二散在數里間傳云操冢正在古寺中高翻墓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黃鉞太尉錄尙書事渤海高公墓翻字飛爵事跡不見于史甲戌過臺城鎮故城延袤數十里城中有靈臺坡隋邯鄲人春時傾城出祭趙王歌舞其上傍有廉頗藺相如墓三十里至邯鄲縣城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別一竿縛茅浸酒揭于上云女真人用以祭天禳病甲子過沙河六十里至柏鄉縣縣人云沙河直東有堯山縣古堯山也堯葬焉東有放勳廟乙酉過良鄉縣是日大風幾拔木接伴使云此謂之信風使人遠來此風先報使入城丙戌至燕山城外燕賓館燕至畢與館伴副並馬行柳堤緣城過新石橋中以杈子隔絕道左邊過樓橋入豐宜門卽外城門也過石玉橋燕石色如玉橋上分三道皆以欄隔之雕刻極工中爲御路亦欄

以杈子兩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旁有小四角亭卽登門路也樓下分三門中門爲御路常闔皆畫龍兩旁門通行皆畫鳳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下轉西至會同館戊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後循西御廊至橫道至東御廊首轉北循簷行幾二百間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通街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通太廟廟中有樓將至宮城廊卽東轉又百許間其西亦有三間出門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之中馳道甚闊兩旁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卽純用之馳道之北卽端門十一間曰應天之門舊嘗名通天亦開兩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三簷與挾樓接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鳳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安殿使人入左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德門自側門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牆內亭觀甚多直北面

南列三行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后所居西曰會通門
自會通東小門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昭慶門東則集禧門尙書省
在門外又西則有右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
左嘉會門相對卽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幙次有頃入宣明門卽常
朝後殿門也門內庭中列衛士二百許入貼金雙鳳幙頭團花紅
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
中團雙鳳兩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有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
傍悉有簾幙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簷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
金纏桿鎗黃旂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桿鎗白旂畫黃龍直
至殿下皆然惟立于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立儀物幢節
之屬如道士醮壇威儀之類使人由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由
露臺北行入殿虜主幙頭紅袍玉帶坐七寶榻背有龍水大屏風
四壁帟幙皆紅繡龍拱斗皆有繡衣兩楹間各有大出香金師蠻

地鋪禮佛毯可一殿兩傍玉帶金魚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屋崛起處甚多制度不經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都規模多出于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兵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計地皆古冢悉掘而棄之虜既蹂躪中原國之制度強慕華風往往不遺餘力而終不近似虜主既端坐得國其徒益治文爲以眩飾之始則大修官制其曆曰大明曆虜本無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虜宮多內寵其最貴者有元德淑麗溫恭慧明等十妃臣下亦娶數妻多少視官品以先後聘爲序民爲一妻壬辰入辭癸巳出館丁巳至泗州與送伴田彥皋完顏德溫敘別戊午渡淮矣

曲洧舊聞

十卷

宋朱

弁

字少章臨州人官教部尚書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之後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

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艸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已破契勘城破乃批奏狀之日天人相感之理不亦宜乎其後革輅至太原亦徇于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仁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未嘗有是言也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見有場務監官在所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不立課程法式公肆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不擾而民無害

至今便之

此條今本無首二十二字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遂止久之上以溫成故欲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殿門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覆數百言音吐憤激

唾濺帝面帝卒爲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伺之知拯犯顏切直
迎拜謝過帝以袖拭面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
徽使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執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
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
便自孤寒也上驚面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
臣無一人忠于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
未喻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爲真宰相歐陽公爲真內翰
而康節爲真御史也

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
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面大搜
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蛛網
絲布滿其上面塵埃凝積若累年不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

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蜀公居許下于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于其下約曰有花飛墮酒中者爲酌一大白或語笑喧譁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座無遺者當時號爲飛英會傳之四遠無不以爲美談也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都麥心麪作槐芽冷淘糝裹邑抹豬炊共城香梗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鱠既飽以廬山玉簾泉烹會坑鬪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東坡在儋耳獨有二賦而已

東坡之沒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李廌方叔文允傳如道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句人無

賢愚皆能誦之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幙然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爐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舉以爲笑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醞酥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后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鄖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琬醕

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
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醞醪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
瓊大王駙馬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
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樓眉壽又和

旨

即白樂

忻樂樓仙醪

店即任

和樂樓瓊漿

樓即莊

遇仙樓玉液玉樓玉

醞鐵薛樓瑤醞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

醞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醞

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醞銀王店延壽蠻王園子正店玉漿朱

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

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

子齊園子正店瓊液楊皇后宅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法

又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醪醞香四輔澶州中和堂

許州潁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州銀光河間府金波又玉醞保定

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
德州碧淋濱州石門又宣城博州宣城又蓮花衛州拍泉棣州延
相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州沙醅金
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瑤泉相州銀光懷州宣城又香
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
堂隰州瓊漿代州金波又瑤酥陝州鳳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祿又
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
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桃廬州金城又
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映又雙溪江寧府夫容又百桃
又清心堂處州谷簾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
酒蘇州木蘭堂又白雪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州
碧瀾堂又霽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髓又錦江春
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

長春渠州蒲萄果州香桂今又銀液閬州仙醇峽州重糜至喜泉夔州法醪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眞珠泉第一堯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醞又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宜城濮州宜城又細波單州宜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冰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又宜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又甘露潁州銀條清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堂也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閣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

臣觀望溫成獨無有意甚不懌諸公聞之皇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烟鎖樓臺日月閑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間既進上大喜禹玉撫歐公背曰君文章真是含香丸子也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王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嘗有二人見于馬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覩準甚懼謂有冤鬼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爲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着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餒餒

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于靖康初旣死于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于此耶然之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焰薰灼可炙手也厥後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于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是杜子美已後班班形于篇什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于世耳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爲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

翫月盛于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則然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
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間所紀述有未欲廣者因盡刪去之又惡
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以充滿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舊
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于世至今
其子孫猶謹守之

後耳目志 一卷

鞏 豐

東坡平日詩學劉夢得字學徐季海晚年妙處乃不減李杜顏楊
先生謂東坡先生
豐之師也嘗稱曾子固謝曆日表云臣幸備維藩預聞告朔

去親方遠已經歲月之新許國維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
在晚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
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蕭然出四六畦町之外

先生云東坡作溫公神道碑末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
歡追諡神武皇帝欲以比神宗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諡此亦文章
之關鍵

紹興四年陳東歐陽澈贈官制王居正所作也先生嘗稱誦之其
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以謂良臣身受美名君都顯號忠臣
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惟爾東澈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抑緣朕不
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爲忠而願天
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
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
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

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于千仞之溪其清駛孰能禦之

李端叔評東坡之文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電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雄忽壯出入後先聳一時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書云世學公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狎書姿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軟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旣雨之霖森疏掩斂熠熠如從月之星紆宛轉纒纒如縈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二公之論頗得其妙然端叔之論更當以初寮之語終之乃無餘憾老子高于列子列子高于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豪放

先生云司馬遷五帝本紀學春秋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屋忌好作四忌銘以致吾老

飯信粗旅信奴病信老遠信書

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華

說郛卷第四十一終